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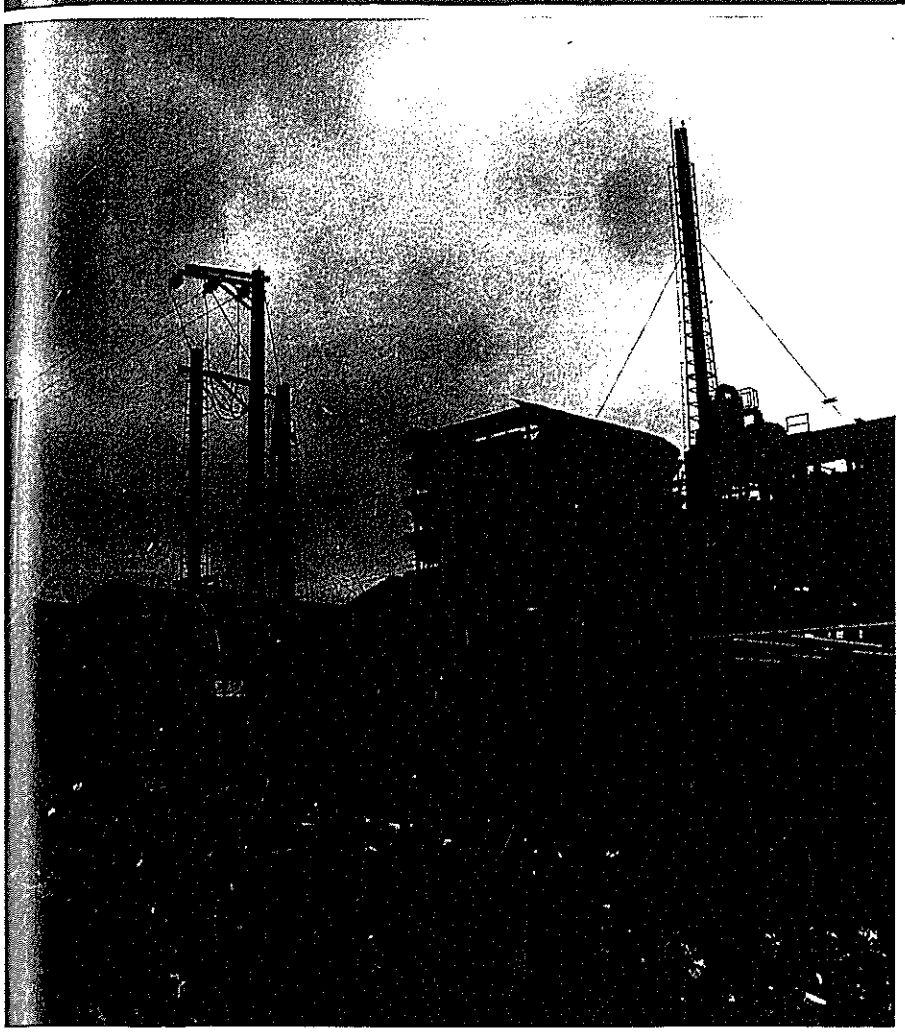
水不能喝 雞不下蛋 豬養不大



台中大里鄉新仁村有一家本省最大的農藥廠：「三晃農藥廠」，生產以砷和異氰酸鉀酯為原料的劇毒性農藥。十幾年來，每次三晃農藥廠排出廢氣，就使周近的居民嘔吐、頭暈胸悶、皮膚長瘡。排出的廢水，甚至使100公尺以下的地下水也發散出濃烈的農藥惡臭，長出來的稻米也有惡味。整條大里溪早已死亡，農民甚至不敢赤足下田。大里鄉農民養的雞不下蛋，豬養不大…

攝影：王華

文：潘庭松



因為製造空氣、廢水嚴重污染，一再引起大里鄉民不斷地抗議陳情的三晃農藥廠。

知道附近的三晃農藥廠又在排放有毒的廢氣，趕緊拉下店門躲到屋裡去。因為三晃農藥廠經常排放具有惡臭的廢氣，黃先生特地花錢裝設了一道玻璃門來防堵臭味。但是到了傍晚六點鐘左右，正在用餐的黃先生聞到濃烈的農藥臭味，自冷氣機口不斷地洩進屋內，接著，和往常每次三晃排出廢氣時一樣，他聽見街上傳來了孩子們因為不能忍受刺激性惡氣而痛苦哭鬧的聲音。黃老先生夫婦面面相覷，卻又一籌莫展。

賺這種錢叫人心痛、難過

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響了起來。黃老先生拉起鐵門，一群婦女擠了進來。「我的眼睛啦，還有我的兩個兒子也痛得在地上打滾了。」一位眼睛紅腫不斷流著眼淚的婦人搶著說。

「是啊，我兒子皮膚過敏都抓破皮了，一直哭著叫媽媽…，心肝都給他叫碎啦，這個三晃真是夭壽喔！」一個從黃先生手上接過皮膚藥的婦人訴苦著。

「伊娘的，都五年啦！三晃只顧得自己賺錢，不顧咱的死活！」一位要離去的婦人悻悻地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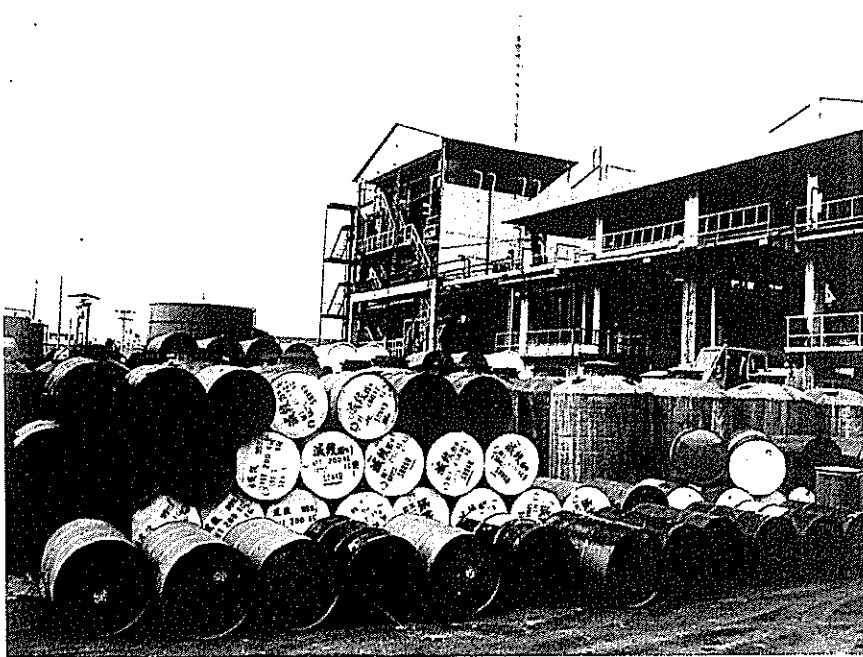
6月4日的下午四點鐘，將要下雨的天空烏雲沉墜，低氣壓讓人感到鬱悶煩躁，空氣中瀰漫著農藥的惡臭。置身毒氣裡，誰能迴避？

台中大里鄉新仁村，立大西藥房的老闆黃建勳先生把兩位西藥廠的業務代表送到門口。發動機車的年輕業務代表，緊蹙著眉頭回過頭來說：「黃老闆，每次來你這兒聞這種『三晃味』，我都怕自己會因此

短命。」

黃先生苦笑著目送客人離去。他正要轉身回到店裡，隔壁電器行裡衝出一個人來，嚷著說：「我不等了，收音機我過兩天再來拿。三晃又在放毒烟了，性命要緊！」

隨著空氣中急遽加濃起來的惡臭，黃先生看到路上的行人搗著鼻跑回家裡去，街上的店舖也趕緊陸續提早關門打烊了。他嘆了一口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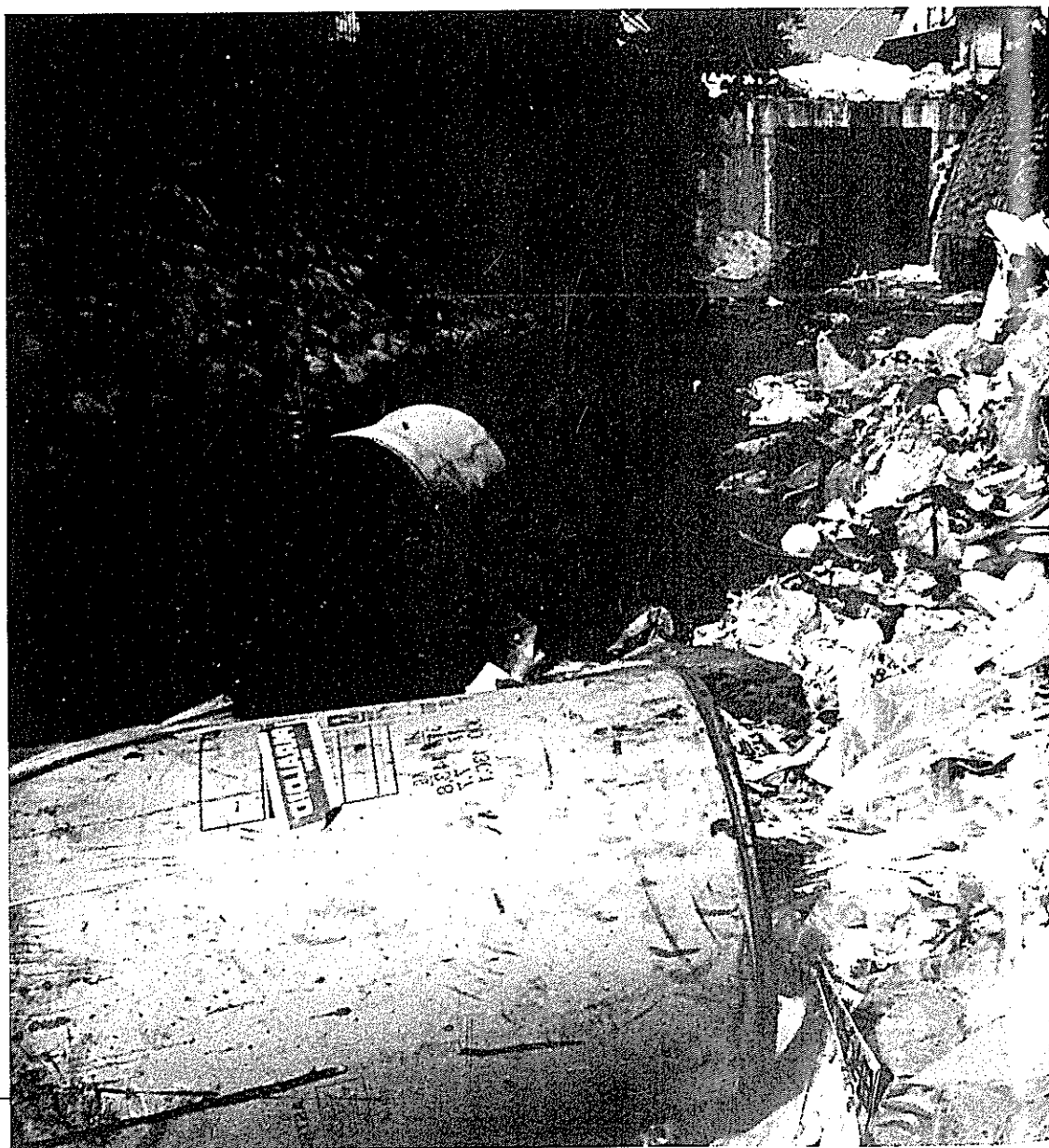
從台中市搬來大里鄉兩年多的黃先生，在新仁村賣出的皮膚藥、眼藥數量，是他在台中市開業時的五倍以上。黃老先生賣完藥，回頭向他的太太說：「妳看，生意不錯，但是這種錢賺起來讓人心痛。」

三晃愛錢，我們可要命

話剛說完，大里鄉立仁村的陳村長騎著機車從黃先生的門口經過，沿路喊著：「各位父老兄弟啊！爲了咱們自己的性命安全，到三晃農藥廠評理去。」

街道對面的吳明麗女士也跟著說：「是啊！走，三晃愛錢我們可還要命！」緊跟著，立仁、新仁村的老人、婦女、莊稼漢三五成群地向

露天散置在三晃農藥廠的農藥製品。
這些製品大都是刺激性氣體和含毒性物質，屬高污染性產品。



三晃農藥廠的方向走去。街頭、窗口湧現了揉著眼睛的村民，看著這些零落、自願參加的人群，彷彿在為他們送行。

根據資料，三晃農藥廠排放廢氣所造成的災變前後達十多年之久，較嚴重的災變有：

71年4月18日，三晃將劇毒農藥化學原料容器廢棄在附近的大里溪中，並擅自引火燃燒，造成濃煙與惡臭籠罩四週，居民聞了呼吸困難、眼部紅腫。

71年6月27日，該廠突然發生劇烈爆炸，白色濃煙冲天騰起，如原子彈爆炸時產生的蕈狀雲。

71年8月21日，三晃農藥廠外洩大量鹽酸氣體，造成附近農作物枯

萎，損失慘重。

72年8月17日，該廠再度外洩酸性氣體，居民的眼部、皮膚、呼吸器官受到嚴重傷害。

73年5月15日，該廠發生爆炸濃煙四處飄散，造成華安社區一帶254名居民集體中毒、嘔吐。

73年12月17日，健民國小舉行升旗典禮時，師生集體受到農藥廠排放惡氣體的傷害，經縣衛生局搶救，始未釀成巨災。

雖然大里鄉民不斷向政府有關單位陳情，但是都得不到任何改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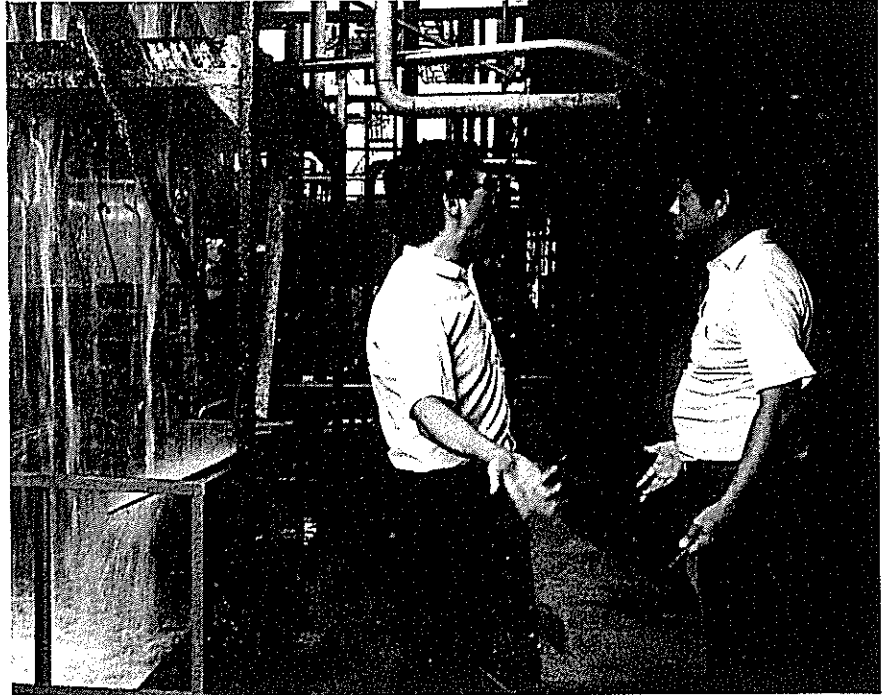
雞不生蛋·豬長不大

晚上七點半鐘，住在三晃農藥廠旁邊的黃老先生受不了惡臭，不停

地咳著。

幾年來，由於三晃的廢氣廢水污染，使附近雞場的蛋雞不下蛋，基督教會經營的養豬場的豬發育不良。最後基督教會不得不放棄計劃，賤價出售養豬場土地，但至今無人問津，只好留下兩甲多地託這位黃老先生代管。

三晃農藥廠排洩的惡臭越來越濃，黃老先生不得不用濕毛巾來過濾臭氣，他翻轉著身子從窗口看出去，三晃農藥廠在夜色中顯得有點恐怖，一群大約有四、五十人的村民正困難地朝三晃走過去。他認出有幾位是俗稱「十九甲」的仁化村中的老人。他們一邊走，一邊痛苦地揩抹著淚水，搗著鼻和嘴逆風走去



華安社區的李清彥（左）與三晃農藥廠的人員為環境污染問題爭論。

三晃農藥廠旁的牛角坑溝，堆置了許多三晃農藥廠及其關係企業三晃油墨的廢棄物。村民都擔心這些有毒的廢棄物會毒害他們的生活環境，可誰也無可奈何。

，在養豬場的另一個方向，立仁、新仁兩村的村民緩緩地在田壟上，朝三晃走去。

可憐可憐我們的孩子！

逐漸聚攏起來的人群約有八十人，在三晃農藥廠的門口叫嚷著：「喂，叫你們負責人出來，…」

來自十九甲的老人們互相交談、訴著苦。由於報紙上報導過印度波帕市永備農藥工廠爆炸案，造成了2500人死亡的慘案，老人們有一種模模糊糊的驚懼和恐慌，使他們越來越激憤起來，「這沒良心的，也

不出面解決問題，幹你娘的，…」一個瘦小的老人首先揀起路上的小石子丟向三晃，一邊喊著。

擱下洗衣舖生意趕來的倪金生也忍不住惡臭，流淚的痛苦使他跟著嚷起來：「每次村里民大會陳情也都無用，我們只能靠自己啦！」來自立仁村的婦女也跟著哭喪地說：「可憐可憐我們那些嬰仔、孫子喔！孩子是多麼無辜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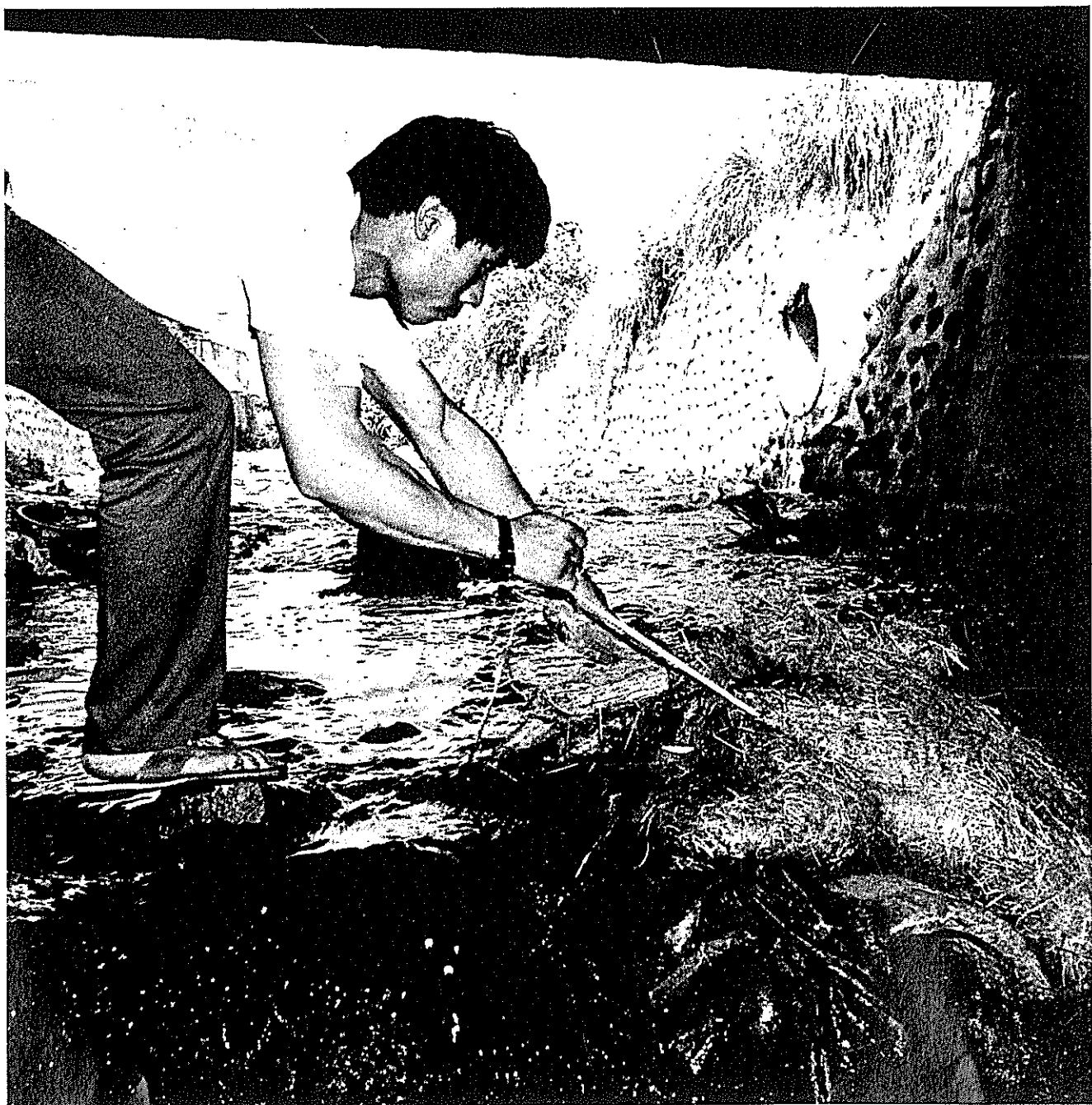
隨著嗚咽、委屈的聲音，幾個年輕人衝向大門守衛員，叫著：「老楊，開門喔，這事和你無關，別自找沒趣。」進門後，隨手抓起地面

的石頭磚塊，砸破辦公室的玻璃發洩著多年來的積怨。

已經十幾年了

華安社區的鍾國棟一邊敲著玻璃，一邊憤慨地咆哮著：「伊娘的，我甘願背三晃老闆童一雄爬上烟囱，只要他在煙囪旁聞『三晃味』十分鐘就好了！」

十九甲的老人隨著群情激憤出一股怨怒之氣，這位老人氣得哭出來，「這款的沒良心，咱們來幹掉他們的機器，看童一雄還能不能放黑煙。」說著，就舞起手中撿來的木



棍，狠狠地敲打農藥的生產設備。

「嘿！阿伯，這款不好啦，會爆炸的喔！汝消消氣吧，看阮敲些門窗給你消消氣吧！」華安社區的李清彥趕忙過來勸解著。

晚上十點，聞訊趕來的霧峰分局長萬善培用麥克風說：「各位村民，請不要激動，民主社會講求法治，任何問題都會解決的，各位…」大批的警員將民衆陸續地趕出三晃辦公大樓。

十九甲來的老人嘟囔著：「解決個屁啦，騙瘋子的。從三晃在塗城路開工時，造成大里溪的魚翻肚至今已十幾年了，也沒聽說過改善了什麼，卻一天一天越來越嚴重。」「是啊！當我們是憨百姓；是呆的、笨的…」「解決什麼？到這地步，負責人童一雄還避不見面，根本就沒有誠意…」這樣你一句我一句地訴怨著，走到三晃農藥廠門口。

我們只好自己救自己

萬善培分局長一看已將民衆勸離現場，馬上換了一種口吻說：「好啦，各位村民趕快回去，不要受壞人的煽惑鼓動和利用，砸別人的工廠簡直就是暴民，…」現場的便衣治安人員身上，還隱約地露出催淚瓦斯噴筒。

大里鄉民自己組織起來的「公害防衛會」主席李清彥馬上抗議說：「怎麼是暴民呢？萬局長，我們來這裏之前，還是我打電話通知你的。這麼多年都沒有改善，民衆才會採取這種自救的方式…」話還沒有說完，從各村莊不斷地湧來的村民，已達到200人以上了。

身兼民防隊員的立仁村謝隣長也

走上前辯說：「萬局長，我們絕對不是故意對抗，你看我戴上帽子也是民防警員，大家都是一條線上的嘛。」

三晃的劉廠長終於來到現場，和民衆達成協議，於翌日在廠內立切結書，保證以後不排廢氣民衆才搗著口鼻、半閉著眼睛相繼散去。但是，晚上十一點鐘，繼續有將近500名的村民，強忍著痛苦到三晃來抗議，因為治安人員的規勸和阻擋，才又委屈、不甘、懷著錐心的苦楚回家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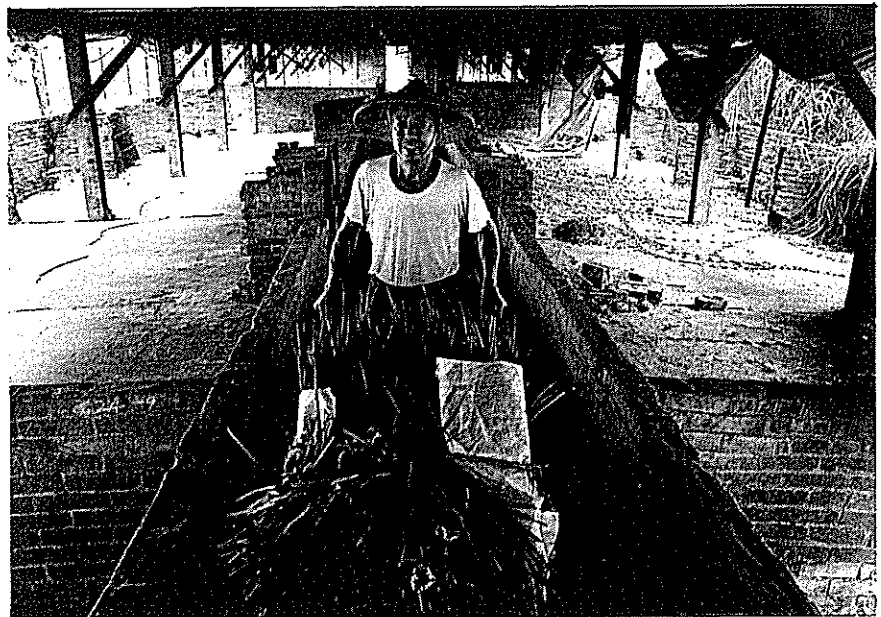
請願不下百次

早在14年前，三晃農藥廠在金城村塗城路建廠，即已造成當地的地下水嚴重污染。有一次，三晃的廢水污染大里溪，使魚群翻肚死亡，漂在大里溪上。缺乏公害知識的居民，還高高興興地打撈食用。

十多年來，大里鄉民受盡廢氣惡臭的痛苦和水源污染的迫害，但是

卻又投訴無門。鄉民曾經請願不下百次，對象包括立法院、省主席、工業局、監察院、省議會、台中縣政府、省政府衛生處、縣議會、行政院衛生署、中縣調查站…等各單位。民國71年4月台中縣長陳庚金巡視大里鄉時，鄉民曾面呈請願書。但這一切循合法途徑向上反映的努力，都毫無結果。有關單位的回覆，都僅以「尚未訂定農藥廠排放廢氣標準」的理由來幫三晃推卸責任，任由三晃農藥廠繼續排放廢水、廢氣，污染環境。

三晃農藥廠的製品，有蓋普丹、巴拉刈、大克爛、亞素靈、滅賜松…等，全是刺激性氣體和含毒性物質，屬高污染性產品。據衛生署的統計，民國68年時全國農藥廠共進口砒 44880 公斤，三晃農藥廠就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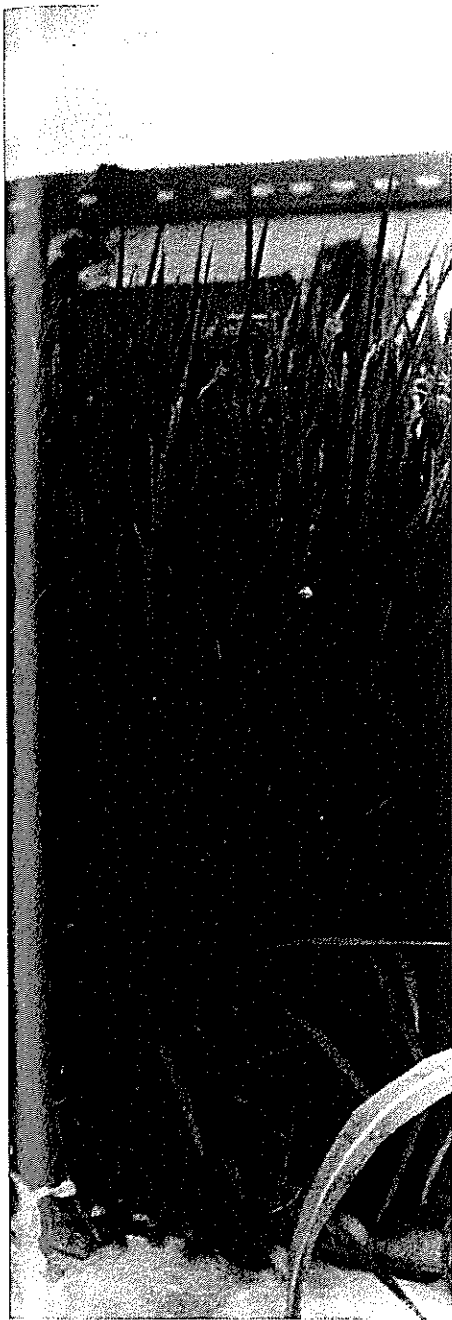
由於三晃廢水的污染，使得當地某一教會豬場的豬養不大。如今兩甲多土地的豬場，已形同廢墟，暫由黃老先生代管著。

謝秋東，第一個發現三晃農藥廠私自暗埋廢水排放管的村民。



由於大里鄉民一連串的陳情抗議，衛生署環保局長，終於派出兩位工作人員，至大里鄉進行地下水的採集和抽驗工作。





24000公斤，據村民估計，至73年止，三晃的砷的使用量，最少 50000公斤，製造後的廢液含砷量非常高。

面對三晃農藥廠的毒烟毒水污染，村民李添連有一股深沉的無力感。天底下總該有個王法吧？他想。

砷是可透過大自然食物鏈進入人體的一種劇毒物，對人體可能產生阻礙細胞代謝作用，使腦及心臟功能受損，引起神經麻痺，導致肝硬化及惡性癌；也是陰囊瘤、肺癌、肝癌、皮膚癌及支氣管癌的重要致癌物。據省衛生處今年5月份的檢驗，三晃附近400公尺範圍內的地下水遭受嚴重污染，惡臭難聞，廠方在廠外50公尺的水溝中私設暗管排放廢水，其含砷1.6PPM、有機磷加氨基甲酸鹽11PPM，都比排放標準的1PPM高出很多。

農夫不敢赤足走到田裡

大里鄉民的農地，多數靠地下水灌溉，食用水也以井水為主。由於嚴重的水污染，「就算把井挖到60公尺深，我們家的井水聞起來還是跟農藥一樣臭。」住在三晃附近的李添慶接著說：「仁化村的李鏞元家中的水井掘到100尺深，聞起來也是像農藥一樣！」

仁化村的謝秋東說：「不說別的，光我那八分地，誰也不敢赤足走到田裡去啊！從去年起，三晃才開始每年補貼我15000元。」但是廢水造成的污染是長期性的損害，有時長達數十年之久，不是少數金錢能夠賠償的。即以日本水銀污染案為例，為了清除水銀，至今不僅耗時廿年，花用經費已達數百億日幣之鉅。

大里鄉民除了長年積怨無處申訴外，一般村民面對三晃污染時，大部份缺乏認識外，還有一股深沉的無力感和無名的憂悵。「和三晃拼不啻是雞蛋碰石頭，咱們種田人是鬪不過他們的。」李添連說。

八萬多人的生命、財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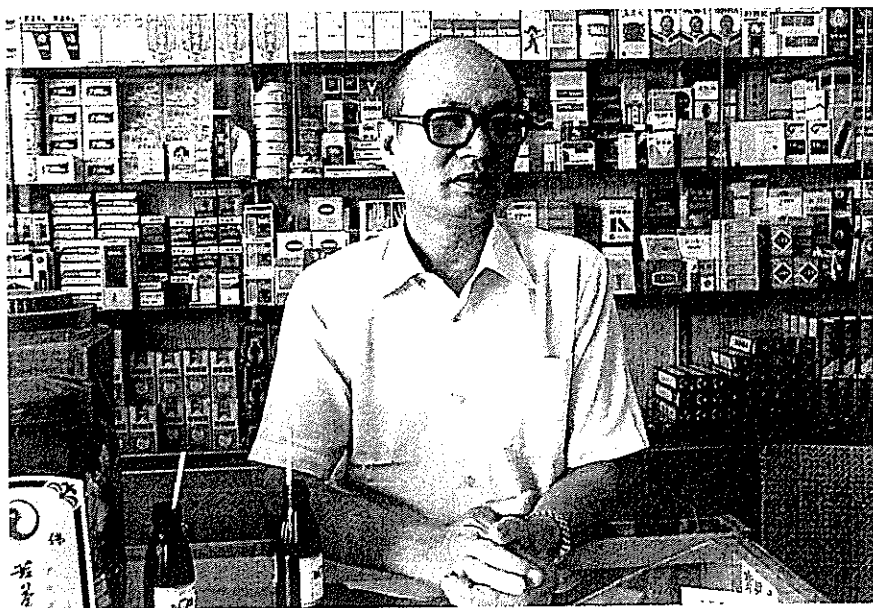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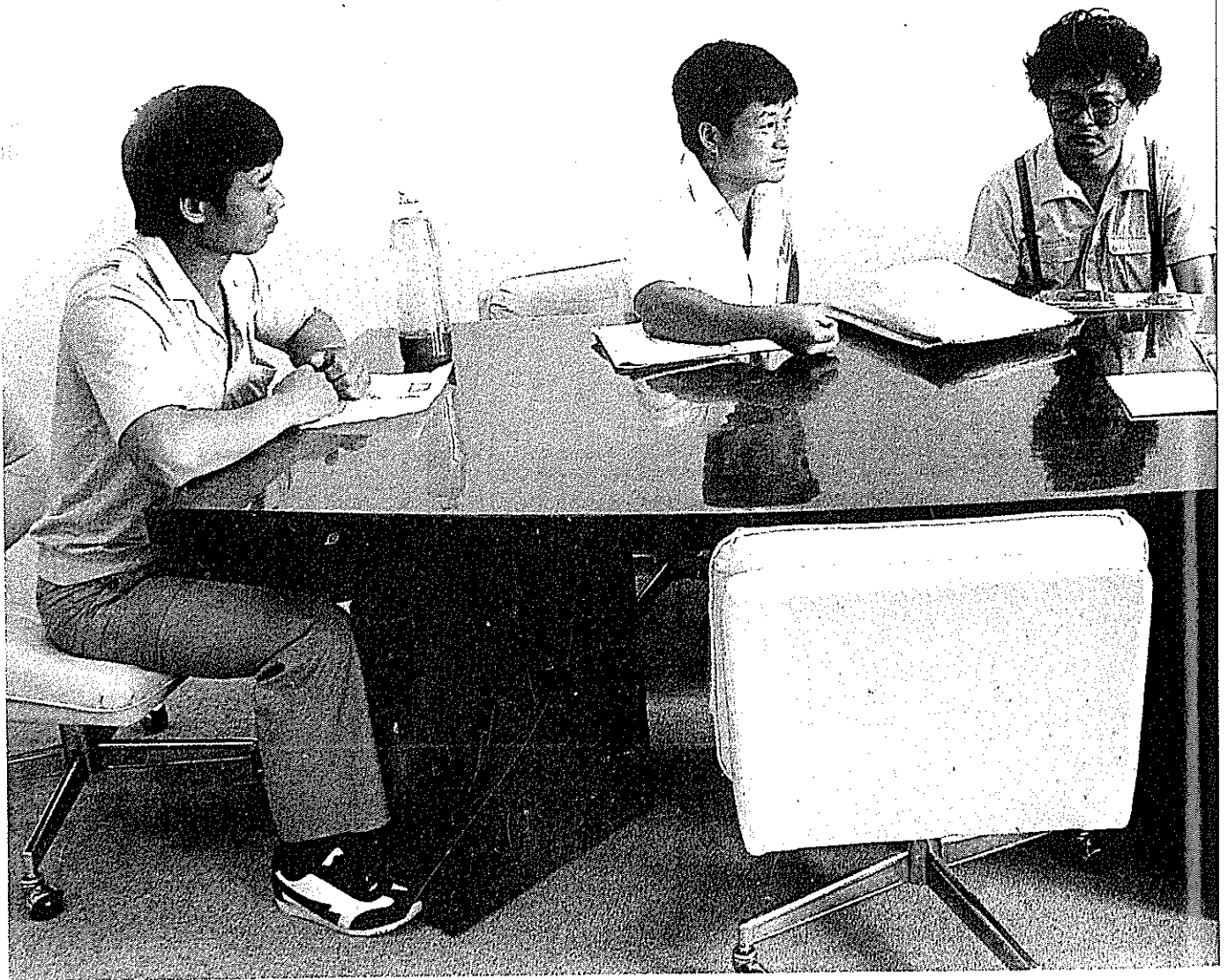
三晃也是本省利用「異氰酸甲酯」生產農藥的六家工廠之一。據報告，「異氰酸甲酯」為高度毒害物，對人體傷害力極強，其氣體會引起催淚、噁心、眼鼻喉及肺部灼傷等症狀，此外還會導致血液循環障礙和胎兒在腹中死亡。72年底，印度波帕市發生異氰酸甲酯農藥工廠毒氣外洩事件，造成40平方公里面積的區域的污染，廿萬居民受到傷害，其中兩千五百人因此死亡。

三晃生產如此劇毒的「異氰酸甲酯」，對當地居民構成生命莫大的威脅。尤其大里鄉包括：立仁、新仁…等九個村，共一萬三千多戶，居民在六萬以上，甚且附近有內新、崇光…等中小學，人數將近兩萬餘人，在這高度密集的住宅區，三晃對民衆的生命、財產所造成的威脅和傷害之鉅，實在不能等閒視之。立仁村的謝海堂說：「如果我們辛苦努力地工作，卻因為三晃污染賠上我們的生命和財產，實在太不值得了。」

三晃沒有污染，我負責！

經過多年的污染的傷害，謝秋東不斷向政府有關單位陳情請願，雖然都得不到具體的回覆和改善，但是生性純樸的他依舊按循合法的軌道在陳情著。今年初，他無意間查出三晃暗埋的廢水排放管，隨即打電話到縣衛生局，不料代理局長黃美娜的回答是：「別的我不能說，三晃我可以負責，他們沒有污染。」木訥純樸的謝秋東頓時目瞪口呆。

退休的美術老師黃登堂也已陳情五年，但是訴諸官廳也毫無實效，最後還收到覆文：「…陳情內容與



從台中市搬來大里鄉已兩年多的藥房老闆黃先生說：
「我的店裏賣出的皮膚藥和眼藥數量，是以前在台中市開業時的五倍以上。」



大里鄉民李清彥、謝秋東和環保住民運動關心人士陳秀賢，帶了一瓶農藥味撲鼻的地下水，向衛生署環保局長莊進源陳情。



政府公權力的品質低落，不僅從委屈轉為沮喪，甚至變成消極的抗議。經常聽到村民氣憤地說：「管他是什麼長、什麼官，有那一個在為我們爭取權益？在替百姓設想？下次選舉的時候，我們都不要投票給他們！」

三路人馬出面關說

三晃排放廢水、廢氣造成對人體傷害、環境污染是無可爭論的事實。據台灣省工檢處的檢查，三晃企業公司在防範異氰酸甲酯緊急噴水裝置原有缺漏，監視系統上也未裝有自動偵測警報裝置系統，其安全管理觀念薄弱，多年來亦置數萬居民生命於不顧。

今年5月17日，衛生署環保局長

莊進源說：「這瓶東西，聞起來跟農藥一樣臭，但這真的是三晃附近的地下水嗎？」

答案是：是的！

莊進源到三晃實地察看，發現廢氣中的硫塵、二硫化碳含量過高，及暗管排放出來的深藍色有毒廢水，即當面要求三晃董事長童一雄馬上停工。事情見報後，翌日上午馬上有省級民意代表、政府官員、甚至衛生系統的官員出面向莊進源局長說項。

早在民國71年，三晃就曾送三台空氣調節器給四處陳情的黃登堂，做為安撫之用。黃先生留下一台做為證據，他說：「要送就該送每個村民一人一台。」多年來的事實證

事實頗多出入，…應召開協調會，由廠方向陳情代表說明實際改善情形及赴現場實地瞭解…。許多村民看到這樣的回文，都憤憤地說：「像這樣漠視民情的做法，誰會相信其中沒有官商勾結？」民衆對於



在新仁村有不少小孩
感染這種皮膚症狀。

明，三晃不僅缺乏改善的誠意，而且私埋暗管企圖蒙蔽有關單位的檢查，甚至採取賄賂、利誘的途徑掩蓋事實。少數一些枉顧數萬民衆生命、財產的衛生官員，竟然能閉著眼睛替三晃出面關說，實在是草菅人命，利慾薰心的做法。

6月5日，「公害防衛會」和村民群集在「三晃」工廠內，達成協議，廠方保證在一年限期內三晃必須停工遷廠，並在萬善培局長面前簽下切結書做為佐證。大里鄉民為反對公害所進行的居民行動，總算有個初步的、小小的結果。

會後，「公害防衛會」的主席李清彥即被情治單位約談，使得李太太終日惶惶不安。部份原本戮力參與公害防衛會籌備的村民，也因而裹足不前。

公害防衛會在73年2月18日正式向縣政府提出申請，時至今天，不是以「名稱重覆、類似」、「人民團體須以縣為單位」未便照准，就是互相推拖，最後還把職權推給國民黨在縣政府的「革新委員會」來加以審核。關於名稱的問題，李清彥不得不和黃登堂商議改為「環境品質協進會」。七月底，正式名稱核下來：「公害防治會」。李清彥和黃登堂開始為實際推行會務忙碌起來。

三晃事件的省思

從世界反公害運動的歷史看來，反公害居民行動受到工廠資方和政府的抵制，是常見的一個階段。但是這個階段過去之後，資方和政府都會正視公害的嚴重性，通過立法，有效改善和管制公害的惡化。當然，這需要一個容許居民反公害運動的民主主義。

台灣在取得經濟上重大發展的近



大里鄉反公害住民運動的發起人黃登堂說：「如果沒有污染，三晃為什麼送我空氣調節器。」



這位婦女搬來大里鄉才一年餘，却開始罹患這種皮膚病，雖然到處求醫，也醫治不好。這種不知名的皮膚病，在村中頗為普遍。

三十年間，也產生其他國家工業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公害。今天，我們在空氣、水、食品污染的程度，已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因此，直接遭到公害的居民，會自發地形成反對公害的行動，這是十分正常的事。

從大里鄉三晃事件看來，可以看出台灣民衆對待公害的共同態度和行動模式。對離自己比較遠，事不

關己的公害，民衆是冷漠的。這是因為有關公害的認識和知識不普及的緣故。一旦直接受害，第一個而且唯一想到的是，向政府有關機關陳情。以大里鄉為例，在長達十餘年的期間，居民向政府機關陳情已有百次以上！陳情的單位包括警察局、縣議會、省議會、縣政府、省主席、省衛生處、行政院衛生署、工業局、立法院和監察院。這說明

民衆一次又一次的陳情無效，卻又堅持一個信念：政府裡一定有人會為民衆做主，只不過陳訴的對象不對罷了。這麼好的老百姓，會走上自力救濟的路，是一種絕望、斷念後自然的行動，值得我們社會和政府反省和檢討。

此外，資方為了避免改善公害的鉅大投資，用金錢腐化地方上少數衛生官員和民意代表，壓制居民投訴，使問題嚴重化，加深民怨，造成社會不安。如果這時治安單位對民衆自發性反公害自衛行動有一份傳統的過敏與不安，徒然給予民衆以受到資方、官吏、警察力聯合壓抑的感受，後果是十分不良的。

一位「公害防治會」的人感慨地指出，如果政府官員和治安人員一開始就站在公正客觀的立場，積極地出來做民衆和廠方間的仲裁者，認真調查，信賴民衆，做出公正的決定，採取最合理的行動，不但可以解決難題，並且更會贏得六萬多村民的感謝和愛戴。

可以預見，類似三晃的事件，今後將會層出不窮。我們的社會經濟已有了令人矚目的發展，應該具有相應的智慧、善意和關懷，理性地面對日益嚴重的公害問題。我們希望社會、知識份子和政府開始以更成熟的態度面對問題，共同把台灣變成爲更適合我們和我們的子孫所居住的故鄉。

住在立仁村的這對母子，
均出現了這不知名的皮膚病。



